

## 巴宰族 族語文學獎過程與感想

パゼッへ族 民族語文學賞の過程と所感

How the Pazih Have Been Taking Part in MOE's Ethnic Literature Award

文·圖 | 潘英傑 (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



102年度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現場留影。

我出生的環境是在四面環山，林木高聳的半山腰小聚落，唯一出入的通道是遍野雜草中的一條羊腸小徑，所以在小學前都很少接觸到外面的世界。

### 重燃語言文化復振的火苗

在小聚落中聽到的語言有日語、台語，還有也是聽不懂的話語，後來才知道是巴宰母語。進了小學開始又接觸了另外一種話語，當時學校大力推行說國語政策，所以在小學六年期間，不小心說了一句方言，方言包括台語、原住民母語，被抓到了登記名字，學校就會有不同的處罰方式，胸前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我不說方言」或是「我要說國語」，站在升旗台上接受「表揚」其實是污辱的處罰；在推行說國語政策同時，不懂事的小學生已經喪失說自己母語的機會。我國小畢業後，因當時家窮沒有錢，不得已而放棄繼續升學機會，隻身到了台北大都市，輾轉三、四十年時間。於2000年才重返已經荒廢幾十年的原生地，小時候學的母語不僅是忘得盪然無存，原住民身分概念和我似乎完全是毫不相關，記得當年回到山谷中的原生地聚落，也不是為了復振族群文化而回來，只是非常懷念山谷中

小孩時期的生活記憶及環境，極度想重回山上而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或許自己本身就潛伏著一個原住民的血源本質，特別喜歡在山中無拘無束穿梭狩獵…等。回來的動機就是在山中老聚落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跟族群文化復振完全也沒有相關，也許是冥冥中命運安排吧！1999年所有各地的巴宰族第一次在埔里大會師，舉辦復振的一系列活動，已經很久沒有舉辦的巴宰傳統牽田走鏢活動，重新點燃復振語言文化的火苗，正當所有巴宰族人在高興規劃復振文化一系列課程之際。1999年9月21日突然來的大地震，不只是震毀了大埔里的地貌，也把巴宰族剛凝聚重燃復振的火苗給震熄了。

### 練習用母語創作

寫作或是翻譯，我在思考一件事，如果2003年6月28日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完成立案，一塊醒目復振文化的招牌，高高豎立在族人心中，2000年我自台北回來在烏牛欄部落體驗族人的生活文化與母語的學習，方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巴宰族裔；人生一晃過了幾十年，才重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文化，活出自己對巴宰人的責任；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正式成立之後，積極著手規劃短、中、長程的文化復振工作，其中母語課程是一項很重要的安排，所謂的一個族群失去了母語，這個族群就等於沒有生命。巴宰母語早已經被聯合國列為瀕臨滅絕的語言，因此協會積極在教會、社區開辦了母語課程，從簡單的生活用語開始；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研究院李壬癸教授很久以前就開始研



105年度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教會學習班成果展合影。

究及搜集巴宰母語，而後由中央研究院正式出版巴宰族母語字典，因此比起其他族群，巴宰母語相對的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個族群。烏牛欄部落還有一位國寶級巴宰耆老潘金玉老師，當時他也近90歲高齡長者，身體硬朗、耳聰目明，潘金玉老師很有耐心從最基礎開始，積極培訓一批母語種子老師，也因此我從一個完全不會母語，到會一些簡單的生活母語應用，慢慢的嚐試寫些簡單的巴宰短篇故事。

### 推廣巴宰母語的復振

2007年適巧教育部舉辦第一屆原住民文學創作比賽徵稿，幾位一起學母語的族人，個個都躍躍欲試，最後有三位投稿參加，所謂的初生之犢不畏虎，台語也有一句話，吃不到三把空菜就要爬上天，意思就是自不量力，我們不是不懂得自不量力，明明知道所有會參加投稿甄選的對象都是母語基礎非常棒的法定原住民，而非法定原住民的巴宰族，是那次唯一參加的族群。回想當年巴宰族群有機會參加比賽，首先要謝謝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系主任林修澈教授特別允許，巴宰族才有機會參加，也要謝謝研究中心團隊多位老師，長期協助巴宰母語的復振；記得巴宰協會當年的母語復振工作過程中的巴宰9階母語教材，正因為有林修澈教授的影響，才得以與法定原住民教材同時編印，林教授團隊也為巴宰族完成了田野調查，最後完成了《巴宰族民族誌調查》的巨作；綜觀巴宰母語可以推展很順利，完全要歸功於政治大學林修澈教授所帶領的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團隊，為此，全體巴宰族人由衷地敬仰與感謝您們。

#### 巴宰語參加文學創作

開始參加原住民文學創作，第一屆烏牛欄部落有三位母語學員投稿參加，前面有說過，不是我們不懂得自不量力，而是巴宰母語已經沈寂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母語都要從頭開始學習；巴宰的文學創作投

稿，法定原住民他們個個抱著懷疑的眼光，也有很多的問號，哪裡來的巴宰母語，光是巴宰族的名字都非常陌生，甚至沒有聽過；當初我們的投稿並不是要和法定原住民比賽誰能得獎，很單純的動機是要讓其他的族群看到有一個族群叫巴宰，巴宰的母語仍然存在，就這麼簡單。聯合國說巴宰的母語要滅絕了，族裡的人每一份承擔母語復振的責任與使命，自己的母語自己搶救，我們投稿也要讓關注原住民母語的學者看到巴宰的努力成果；很開心也很感動，第一屆三件作品，得到了一個優等、一個佳作回到部落，大大振奮族人的心；第二屆再接再勵，除了新詩，也進一步練習寫散文，五個人投稿又得了二個新詩獎、一個散文獎；第三屆乘勝追擊，又有五個人投稿，這一屆卻被原住民族委員會封殺凍結，理由是沒有資格參加，因為巴宰族不是法定原住民，巴宰族

這次活生生的被推出甄選門外，連投出去的稿件也不退還。我們知道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是教育部主辦單位，在另一次由國立政治大學在花蓮太魯閣布洛灣的文學營培訓的機會，當面請示教育部代表，說明事實狀況後，教育部代表當時表態，只要巴宰族有文學創作投稿，以後絕不會再發生類似事件，經過溝通後，第四、五、六屆繼續參加，和以往一樣的是，每一屆的族語文學創作比賽，巴宰族都有得獎回來。累計一至六屆，教育部官網統計44種原住民母語文學創作，巴宰族文學創作是得獎名單排列第七；際此，巴宰族的母語文學創作不得得獎是另一件事，讓巴宰的母語在全國面前曝光，讓大家看到了，這才是真正的初衷，我們非常感謝教育部本著推行原住民文學創作的精神，巴宰族才有機會參與，我們會繼續努力，把巴宰的母語搶救回來。

#### 面對現實壓力的挫折

巴宰母語的復振，著實也遇到了多方面的心酸挫折；首先是一個大環境的因素，說母語的機會越來越少，會聽、會說、會寫的耆老一個個離開人世，中青代族人忙於現實工作拼生活，年輕學生面對升學功課壓力，而母語不是必修課程，喪失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興趣；雖然如此，部落還是竭盡所能在母語的傳承工作中。

族群文化與母語的復振，當然還是期望公部門，比如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文化部等單位，運用公部門的資源協助族群文化；語言復振的推手，除了財源外，技術面、學術面的人才訓練都很重要，部落人才外流很嚴重，是不是由公部門支助，訓練專任的部落營造



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頒獎典禮授獎合影。

員，目前的營造員受聘都是申請案通過了，才有配置營造員，如果下次申請案沒有通過，營造員就必需離職，這樣的制度是無法留住人才在部落長期耕耘，如果能訓練部落的年輕人在部落長期耕耘，對部落是最大的幫助。◆



巴宰傳統牽田走鏢比賽得獎頒獎現場。

#### 作者簡介



Dawaizin  
潘英傑

巴宰族，1949年生於南投縣埔里鎮南村里，這是一個大家族聚落，荒廢三十幾年，重新整修已經成為巴宰文化小園區。國小畢業後家窮沒有升學。為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得獎人，亦多次獲得原住民文學創作獎，現任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